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危局



许江涛 著

海外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许江涛
著

危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局/许江涛著.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8.1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ISBN 978-7-5550-1400-3

I. ①危…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8367 号

海峡原创长篇精品

危局

许江涛 著

出 版 人 林玉平

责任编辑 蓝铃松

助理编辑 刘含章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厂 址 福州金山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400-3

定 价 3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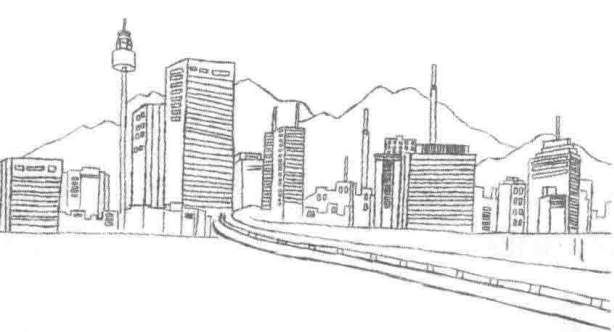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一	2
二	5
三	9
四	15
五	20
六	25
七	31
八	36
九	41
十	47
十一	52
十二	56
十三	63
十四	69
十五	73
十六	79
十七	83





十八	89
十九	96
二十	101
二十一	106
二十二	112
二十三	117
二十四	122
二十五	126
二十六	130
二十七	136
二十八	141
二十九	146
三十	153
三十一	161
三十二	167
三十三	173
三十四	181
三十五	187



人物简介

周鲁江（绰号：周大胆），男，47岁，宏远集团董事长。

卫平，男，50岁，转业军人，市发改委副主任。

沈静，女，50岁，周鲁江前妻，市电信公司党办主任。

黄顺南（绰号：黄鼠狼），男，42岁，海翔贸易公司总经理。

刘薇，女，25岁，市电视台记者。

屈丽珍，女，34岁，省歌舞剧院钢琴教师，黄顺南的前妻。

马震东，男，46岁，市公安局副局长。

刘维德，男，58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薇的父亲。

黑鼻，男，地方“角头”。

我们曾经是主义的追随者，轻蔑物质生活；如今又是拜金的信徒，漠视信仰。看似截然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都共同源自人性中丑陋的一面。我们将如何从善如流，如何追随彰显人性光辉的理性引导？在找到答案之前，我们仍将不幸。

明江沿着东安城的南边前拥后挤地涌入东海。

东安城是多水的城市，不仅城南外有宽阔的明江，市区内还有十几条内河纵横勾连，最终曲曲折折都汇入明江。岸边行道树有洋紫荆、榕树、芒果树、香樟树等，四季垂荫。四通八达的内河像是东安市的视觉神经，目睹着这座城里的人们天天发生的喜怒哀乐，并伴随着时光将喜怒哀乐流淌而去，不留痕迹。

南华路是东安市区中心最繁华热闹的马路，由北面的凤屏山一马平川地贯穿至南边的明江滨。风水先生说南华路是贯通东安市南北的龙脊，“龙脊”的东西两侧有许多巷弄如同“龙脊”的条肋，其间有一条宁安河横陈南华路东西。明清时期，宁安河可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沿着宁安河的是妙宽巷，曾经这里住的尽是达官贵人，一户挨着一户尽是三进五进的大院落，内里不是有楼台亭阁，就是有碧池假山；不是侍郎家和御史家通婚，就是进士

和翰林联姻。不过这光彩的背后也有深闺千金爱上穷秀才不成，从假山纵身赴池的传说，亦有小妾不堪欺凌悬梁自尽的讳言。女人不同的死法连着不同的缘由：大多为爱的赴池，被凌辱的上吊。

革命的风暴改变了居住的格局，东安市解放的一夜间，以往的名绅商贾被冲得七零八落，连同百年积淀的斯文和优雅。公安局、警备区占据了城市的“龙脊”。警备区傍山，公安局据河，原本富裕优雅的“龙”瞬间增添了威严肃杀之气。公安局占据的位置在宁安河边上，河以东是办公区，河以西是宿舍区。东区的大院充满了公安局办公场所的神秘，西区的家属大院则充满了喧闹。一座三进大院能塞进十几二十户人家，每户大都有三五个孩子，孩子一多就热闹得连大院也盛不下。周鲁江就是这群淘气娃中的一个。但孩子们再淘气一般也不敢到跨院的池塘假山去玩，尤其在晚上，似乎总有些阴气森森。

还是革命，一场“文化大革命”继续调整着中国人的居住变迁。随着砸烂“公检法”，许多公安干部被下放、调离，宁安河畔的宅院涌进了许多新的革命者——基层的工人、营业员、手工业者等市民。隔墙、打洞、开窗……将花厅改成厨房，将书房用作卧室，将匾锯断做了案板。每个院落内私拉电线如蛛网，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白蚂蚁、蚊蝇四处横飞。历经折腾，这条当年的“龙脊”已是伤痕累累。

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龙脊”的伤痕依然在溃瘍。此刻周鲁江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南华路。看着破败杂乱的民居，闻着空气中弥漫着的异味，周鲁江又感到下体隐隐的不适，不由皱起眉头，心中满是懊恼。下体不适的难言之隐，怪不得别人，只怪自己暴富后纵欲无度所致。

周鲁江是妙宽巷里唯一暴富的人。他从陌生人羡慕、熟悉人忌妒的目光中感到扬眉吐气。时下暴富的标志就是买别墅，本想让老母亲跟着自己享受一下人上人的滋味，可闹心的是老母亲坚决不肯挪窝，从本能上抵触资产阶级的生

活方式。清苦俭朴的生涯所形成的逻辑是凡有钱人都不是老实守规矩的人，包括自己的儿子。为此她成天惶惶不安，总是担心儿子出事。直至儿子说政府要拆迁这片脏乱差的民居，老太太才心有不甘地同意搬到别墅去住。

周鲁江终于说动在南华路妙宽巷 38 号住了四十多年的母亲搬到市北面凤屏山的别墅去住。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妙宽巷 38 号大院里二十多户人家就出了这么一位创业成功，分享到改革开放成果的能人。因此这些生活在底层的邻居们难免眼红，因为眼红就没人来招呼帮忙。只是进出经过碰上周老太太，脚步不停地说两句“有福气”、“晚来得福”、“恭喜恭喜”之类寒暄的话就匆匆而过。

周老太太对周边邻居的态度倒是没太在意，她在意的是搬运工落下的锅碗瓢盆和簸箕扫帚等杂物，还有树立在床后的一块红底黄字的毛主席语录牌，她用手轻轻摩挲着这块语录牌，发出沙沙的响声，看着看着不禁湿了眼眶，勾起老太太对一段往事的不堪回想。

周鲁江原本没必要亲自前来搬家的，可他不亲自来，母亲搬家的事就总是在嘴上说说而已，老母亲就是不肯挪窝。说她要是走了，死去的鲁江他爹回来会找不着她，他爹会着急的。最后还是周鲁江让姐姐周琴一家搬过来住，对老太太说是让姐姐在这等幽冥之中的爸爸，实际是让姐姐守候着等拿拆迁补偿。

其实周鲁江对南华路家门口的妙宽巷感情也是很深的，他也想再走走巷子里的石板路，呼吸空气中弥散着邻居家的菜香味，他要面对面地和邻居们说声再见。可他想象中长亭相送的场景并没有出现，原本可以驻足聊几句的邻居们似乎都有意地疏远了他，仿佛这疏远的距离空间存放着他们的自尊。

他看见母亲执拗地拾捡着瓶瓶罐罐，装车的师傅又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他扬手一挥眼不见为净地信步走到门外。司机、秘书紧随跟进。

周鲁江听说市领导数次研究整改南华路的方案，至今尚无定论，对改造的

意见争论激烈。刚从明江区委书记任上提拔的刘维德副市长提出拆了重新规划开发的意见，周鲁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在刘副市长那挂了号，一旦市里定下来拆迁改造南华路一定让他来投资开发。周鲁江相信他开发打造的明江区江滨商业步行街让当时的区委刘维德书记刮目相看，他的实力和能力给刘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况且这条步行街作为一个醒目的政绩，对刘书记的提拔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南华路这条全市最繁华的商业、民居集中区域的改造一旦立项，周鲁江志在必得。由此南华路改造项目就像拉磨的驴脖子上挂的红萝卜，让周鲁江经常围着刘副市长、发改委、规划局打转转。

周鲁江撇下秘书、司机，独自徜徉在蜿蜒的巷弄之中，抬头是高大斑驳的马鞍墙，低首是被岁月磨光了的麻条石路。一块立于巷口的明代的安民告示石碑依然树立，儿时的他还在此撒过尿。这条承载着他的整个少儿时代的马路对他的人生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南华路上认识的几位人物至今还在影响着他的生活走向。对过往的记忆如同被四月回南天的晨雾笼罩着的树林影影绰绰，唯有几段清晰的片段像穿透薄雾的鸟，在心头盘旋着、啼叫着，他仿佛又听到儿时小朋友们尖声高叫“周大胆、周大胆”的回音。

二

周大胆是周鲁江小时的绰号。据说五岁前原本他是个木讷内向的小孩，听话乖顺。在一个暑期里偶然发生的一件事，让他的性格产生了变化。

姐姐周琴要和院子里的一众女伴跑出去玩，可周母外出看自行车，让她带五岁的弟弟，弟弟正在睡午觉，就是不在睡午觉，她也不愿一众女伴中唯她带着弟弟去玩。周琴为难着急地涨红了脸，哀求女伴们想想办法，怎么能让她的弟弟安睡，不至于醒来找不着家人大哭或乱跑。其中一位比周琴大一岁的女伴建议道：听大人说酒喝多了就会睡觉，不容易醒。一帮人纷纷点头。一群丫头

片子呼啦啦跑到集体厨房，挨家的灶台找酒瓶，终于找到一瓶被当醋使用的变了味的黄酒，如获至宝地又呼啦啦跑到周家，把小鲁江弄得似醒非醒的状态，哄他说喝汽水，就这样小半瓶的变味黄酒全倒进了周鲁江的肚子里。一群长发的小脑袋围观周鲁江的反应，眼见他粉嫩的小脸顿时红了起来并一直蔓延到了脖子乃至全身，呼吸也变得粗声大气。周琴嗫嚅道：这可以吗？这会出事吗？大一岁的丫头自信地说：没事，喝酒的都是这样。走吧走吧，他且睡个两三个小时醒不过来。一帮丫头叽叽喳喳地往外走，周琴犹犹豫豫一步三回头地跟在后面，将沉睡的周鲁江一人留在寂静的家中，唯有玉兰树上的蝉鸣肆无忌惮宣泄着暑气。

待周琴一众丫头满头大汗疯回来，看见周鲁江还在沉睡便有些慌了，急忙给他喝糖水，不断地喝水，喝着喝着小便把周鲁江彻底憋醒了，他突然坐起直奔大院门边的厕所。过了好一阵，周鲁江从厕所大摇大摆地回来，小鸡鸡忘了收入裤裆，随着身体晃浪着，丫头们有的笑有的叫，一片东倒西歪。周鲁江还大大咧咧往丫头堆里扎，丫头们满院跑，他则傻笑着满院追。从此以后，周鲁江性情大变，明显有三大变化：

一是嘴大，不是说他的嘴真的大，而是经常从嘴里说出的话大。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其实他爹身上只有一处打鬼子时留下的刀疤，他愣说他爹一个人和十几个鬼子拼杀，手起刀落咔嚓咔嚓切西瓜似的全砍了，身上至少有七八处枪伤刀疤。人家笑他的娘是解放脚，走路一高一低，他说他娘怀揣三块玉米饼愣是走了三个省从山东老家走到了东安市找到他爹的。反而嘲笑邻居小孩的娘虽然光鲜年轻，但大都是进城后革命干部另找的小老婆。被他称为“小老婆”的邻居自然要告状，为此他不止一次被他那黑壮耿直的爹揍得哇哇叫。

其次他的手也大。不是说他的手长得大，而是出手大方。他爹从上海出差回来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他给小朋友说他爹带了一箱的“大白兔”，够

他和他姐姐吃一年的，小朋友自然怂恿他有福同享，有糖同吃。为了印证是一箱的“大白兔”，他几乎将一袋的糖分光了，为此他姐姐心疼地哭了一整天。

周鲁江不仅嘴大、手大，他的胆子也大。他所住的院子的跨院里有假山池塘，传说这池塘投进过一位大家闺秀，大凡五十岁前夭折的都是厉鬼，阴魂不散，常常在风雨天哭泣鸣冤。一般都没人敢爬到假山上玩，总怕那黑暗的山洞里藏着怨女鬼魂。可他不怕，为了表现卓越的捉迷藏的能力，他就敢晚上躲到假山洞里，这谁敢去找。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假山“险峰”上竟然真有无限风光，这风光是周大胆发现的。

那个年代，居家没有当今的卫生间，家家备有一个大木盆，烧一大锅热水，就在简陋的厨房“扑哧”起来。简易的厨房大都隔音很差又四处透风透光，因此巷坊之间就常有关于某女子洗澡被偷窥的传闻，这恐怕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八卦。

父亲老周随军南下解放了东安市后，就从军管会转到市公安局任治安处长。老周住的大杂院前后三进，东面还有一个带花园的跨院。这个大杂院子除了老周以外还有十几户公安局的干部家属，厨房是公用的，这公用的厨房除了是做饭的地方，同时也是每天晚饭后女人们洗澡的禁地。一到天黑周鲁江的耳朵里总是听到“扑哧、扑哧”撩水的声音。

周鲁江发现了一个秘密：站在假山上可以看到公共厨房的后窗。继而可以看到厨房内白花花的一团躯体在蠕动，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白色的蠕动，只恨气窗迷蒙，灯光昏暗，他不停地揉擦眼睛，似乎在擦拭着气窗上的油垢。他感到有些气喘胸闷，毛发直立。他用模糊的视线送走了一团白色又迎来了第二团白色。他全部的感官都集中在瞪大的眼睛中，一点都感觉不到蚊子军团的攻击。发现这个秘密后，他一到天黑就心神不定，坐立不安，总要找借口出去，悄悄地爬到假山上，一直看到他母亲满院子喊他。

一天，他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并把同学的耳朵咬出血，老师登门告状。为了躲避挨打，周鲁江放了学也不敢进家门，早早就躲到跨院的假山上。

他的父亲老周在客客气气送走老师后，憋着一肚子气，呵斥全家人去找这位失踪的周同学，老伴急忙带着女儿在大杂院内四处寻觅。

老周自己手里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向跨院的假山走来，他本意并不是来寻儿子的，只是对近来机关里搞运动心中烦闷，想到假山前的池塘边上坐坐。借着月光他看到儿子像假山岩石一般僵立着，似乎是跳崖的姿态。父子隔着池塘正面相望，儿子似乎视而不见。老周在愤怒的同时也充满困惑，他大步流星地绕过池塘登上假山一直来到儿子的身边，他顺着儿子的目光也看到了厨房的气窗和气窗里的白色，一开始他不知咋回事，渐渐看明白了，他不由怒从心中起，恶从胆边生，一巴掌将儿子打倒，儿子柔嫩的身躯从坚硬嶙峋的岩石滚下坡去，最后被池塘边的一块岩石挡住才没跌进池塘里。但已是头破血流，痛哭流涕，一瘸一拐胆战心惊地往家跑去。老周仍不放过，三步并两步地追赶过去。追到家里，不顾老伴的询问、劝阻，将头破血流的儿子压在床边抄起鸡毛掸狠抽了十几下，因为怕邻居们听见一边抽打一边压低声音怒骂道：“小流氓，色胆包天！小流氓，不学好！”越是声音压低越是加大了手上的力量。周鲁江不停地杀猪般地嚎叫，既是因为疼痛也是为了用声盖过父亲羞辱性的怒骂声。

他从来没见过父亲对他如此不计后果地凶狠过，凶狠不是因为他在学校打架把同学的耳朵咬破了老师登门告状，父亲一向对男孩子打架不觉得是多大的事，而是因为父亲撞上他偷窥女人洗澡。尽管只是模糊地看到蠕动的白色，但父亲从抗战开始就最痛恨日本鬼子的流氓行为，一直痛恨到抓东安城的流氓阿飞妓女。他把儿子当流氓加以严惩，其实如果只是因为儿子的好色心也还不至于这般穷追猛打，不会将已经头破血流的儿子压着打，而是伴随着夏季阵阵雷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已在

街头响起，是啊，不砸烂“公检法”又如何闹革命呢？但包括那些被老周整治过的流氓阿飞也在喊造反，这就让老周产生了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郁闷和对自己命运的担心。而这些郁闷和担心不但无法排遣，反而愈来愈严重。直至那个闷热的夏季老周被关进了牛棚。

三

父亲的暴怒和一顿暴打让周鲁江刻骨铭心，对女人身体的神秘好奇感被压到了心底深处。尽管父亲被造反派关进了牛棚，他也不敢再爬到假山上，甚至连跨院都不进去了。主要是因为他知道家庭的灾难降临了。父亲的工资锐减，由原先的一百多元减少到三十多元。母亲是家庭妇女，本来居委会还安排她去街边看自行车收费，可自打老周被关进“牛棚”后，就连这风吹日晒的苦力活也没了。没有收入，全家就靠这三十多元。最明显的就是三餐饭立马变得清汤寡水了。他这个家中最金贵的独生子也开始知道了饿肚子滋味。紧接着他看到高大挺拔的父亲，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木牌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名头下父亲的名字被红颜料打了叉，被压低了头从南华路游街过去。他看到父亲的身子在和造反派抗争，换来的是猛烈的拳打脚踢，周鲁江的双眼噙满了眼泪，本能地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感到自己是声嘶力竭，可在一片喧嚣中他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像在梦中喊叫。周家人噩梦般的日子开始了。

一天下午，周鲁江和姐姐到“牛鬼蛇神”学习班给父亲送香烟和饼干点心。周鲁江知道父亲有老胃病，他一路上不断吞咽着口水始终不敢偷吃一块饼干，满心欢喜地朝市局食堂方向走去，他们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到父亲了。“牛鬼蛇神”们都被关押在食堂旁边的仓库里，父亲从散发着馊味霉味的仓库里出来，姐弟俩看到父亲面色焦黄，眼窝瘀血，嘴角还有一丝没抹干净的血印，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父亲蹲下身将饼干纸盒打开，拿出饼干送到孩子的嘴里：“别

哭，我挺好的，没事，回去告诉你娘我这没事，都挺好！”

突然一个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一把将老周手中的香烟、饼干夺过来：“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不低头认罪，还想补充营养顽抗到底。”

周鲁江猛地冲向造反派连抢带打地想夺回香烟饼干：“这是我的，你还我……”造反派一把将周鲁江推倒在地，嘴里还骂道：“真是老子反动儿混蛋。”又抓了一块饼干放到嘴里。霎时老周一步顶在造反派面前，揪住造反派的军装衣领，嘴唇哆嗦满脸憋涨得通红：“你、你、你……他还是个孩子。”

造反派摇动身体挣不脱老周的手，大喊：“来人啊，来人啊！”瞬间从食堂里冲出五六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他们边走边解扎在军装腰间的皮带，气势汹汹地向老周跑来。他们不分上下地抽打着老周，皮带打破了老周的脸，鲜血流得满脸都是。小鲁江和姐姐哭叫着扑到爸爸因疼痛而蹲下的身上，柔嫩的身子承受着落下的皮带，姐弟俩发出凄厉的呼喊。呼喊声让造反派挥舞的皮带举在半空中没落下来。皮带打在老周的身上，暴力的病毒落在小周的心灵上。

一场暴虐在孩子的呼喊声中结束了，造反派又将老周关进仓库。

周鲁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妈妈再也不让周鲁江去学习班探视了。他看到妈妈经常背转身抹眼角，姐姐成天低头走路，少言寡语。小伙伴们也不再围着他打转转了，他第一次感到压抑和没有安全感，同时他也想发泄和复仇，他仇视造反派。他像成年人那样在腰上缠着铁链鞭，还插着水果刀，总想能有机会把造反派们宰了。他天天血脉偾张地在南华路闲逛。可是他根本无法接近造反派，因为他们都在一辆辆地大卡车上，车头上的高音喇叭覆盖了所有的喧闹。

周鲁江够不着车上的造反派，他开始把复仇的目光转向路边的本地人。他知道造反派大都是当地民众组成。是他的父辈们不远千里一路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地南下，解放了东安市，把当地人从水深火热的反动派欺压下解放出来，如

今却被他们捆绑游街肆意羞辱殴打。周鲁江认为这些人肯定是真正的反动派余孽，才会如此痛恨革命干部。这时他看到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卖山楂的男孩，仰着头笑呵呵地看着车上造反派对批斗的人连推带打，全然不顾扛在肩上的山楂融化的糖渍流淌到衣服上，肩头被染红了一片。周鲁江气不打一处来，冲过去，一连拔下四个糖葫芦串，一手抓两个，并且迅速地左一口右一口，嘴里已含进了两粒糖稀山楂。正欲扬长而去，卖山楂的男孩伸出一只手抓住周鲁江的衣袖要钱，周鲁江抬起脚踢在男孩的腿骨上，男孩疼得松开手，将手指放到嘴里用力地吹出一个响哨，瞬间不知从哪冒出三个一般大的男孩，全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周鲁江。小周果断扔掉手中的山楂，一手从腰中拔出刀，一手抽出铁链鞭挥舞着，他想到了他父亲的英雄形象，暴力的病毒在血液里涌动。卖山楂的男孩把山楂棒交给了最弱小的男孩，自己率先冲向周鲁江，小周用力一挥铁链鞭，鞭子梢上挂着一个大号螺帽砸在对方的脑门上，顿时鲜血就从额头流下脸庞，迷糊了眼睛。小周转身又将刀亮出来，男孩们呼啦一下全散了。他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镇住了四个准备围攻他的对手。卖山楂的男孩双肩浸染了红色，一边是血，一边是糖稀。小周看见对手流这么多血，自己体内沸腾的血平缓下来，一冷静倒也慌了神，忙收起了兵器，搀扶起那流血的男孩向医院走去。男孩的名字叫黄顺南，绰号“黄鼠狼”。孩童时他以头破血流的方式结识了周鲁江，成人后彼此都发达了又以两败俱伤的方式分手。

周鲁江一战成名，成了黄鼠狼这帮本地孩子的老大。黄鼠狼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是明江边长大的孩子，在当今城里有钱人意识到择水而居的江景房价值之前，明江畔多少年来大多住着码头工人、贩夫走卒、渔民以及凭借剃头刀、杀猪刀、裁缝剪刀讨生活的人家。黄顺南的爸爸就是一位剃头师傅。但顺南依稀听得父亲和母亲聊家常时，说过去他们黄家也是住在南华路上的，好像是住在文华巷的一个大院子里。当黄顺南欲了解家族史，多问父亲几句，父亲只是抚摸着他的脑袋，

轻轻叹口气，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说也无意义，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无始无终，何谓好坏也说不清楚，你只要记住你的家族过去曾经荣耀过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对外人说，藏在心里就行了。黄顺南听得云里雾里，但清晰如刀刻在心裡的是黄家祖上不是一般人家。至于如何不一般直到自己有钱后才知道。但从此黄顺南就总爱到南华路上转悠，感受着南华路的繁华继而想象着历史上黄家的不一般。

周与黄的结识给周鲁江打开了一个新的社会景观，这是一个生存能力极强的底层生活圈子。吸引周鲁江的是这帮混迹街头的孩子们攫取“财富”的本事。他们像老鼠一样四处寻找有价金属，如铜芯的电线、铜的锁心、铜的水龙头，然后卖给废品店。这是这帮穷孩子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周鲁江此时也是穷孩子，有着同样的需求，因此也是乐此不疲。在这帮孩子中他的最大价值就是遇到来争夺地盘的其他孩子时，周鲁江一马当先，挥舞铁鞭将“异族”赶走，即使是年龄比他们大的孩子也不在话下。因此“周大胆”的名号传遍了南华路南北东西，周大胆身上、头上时常留下被对手攻击的伤痕，但在疼痛之中他提前尝到挣钱和支配钱的滋味。

当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办，到处都是造反派的司令部，文攻武卫战斗队的营盘。今天你攻他明天他打你，到处是战场，许多工厂机关单位满目疮痍。混乱的环境为周鲁江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周大胆带着黄鼠狼专门找造反派的营地下手。造反派大都占据机关或工厂的礼堂作为集体宿舍，周大胆一旦侦查到营地的造反派都出去闹革命空无一人时，便从破损的窗户爬进去大肆破坏，不仅割电线，撬门锁，翻箱倒柜偷走其中的零钱和粮票，甚至还往开水壶内撒尿。现场如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鼠患。

这天周和黄扫荡完一家造反派营地，将猎取到的“铜器”卖给了废品店，即刻进了南华路全市最大的食杂店买了花生糖、水果糖、雪片膏等零食，黄鼠狼突然碰了碰周大胆，努努嘴向街对面说：“好靓。”